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下册）

小说部分

十六所高等院校 编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下册）

小 说 部 分

十六所高等院校 编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21.625 印张 插页4 538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2次版

1984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35,001—78,500册

书号：7113·352 定价：2.32元

目 录

◁小说部分▷

黎明的河边.....	峻 青 (3)
《黎明的河边》分析.....	王晋民 (34)
党 费.....	王愿坚 (42)
《党费》分析.....	黄伯谋 (52)
在悬崖上.....	邓友梅 (58)
《在悬崖上》分析.....	熊德彪 (90)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 蒙 (100)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分析.....	刘文田 (138)
✓ 百合花.....	茹志鹃 (152)
《百合花》分析.....	陈 驹 (161)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167)
《我的第一个上级》分析.....	廖慧予 (182)
耕云记.....	李 准 (188)
《耕云记》分析.....	刘文田 (217)
团 圆.....	巴 金 (227)
《团圆》分析.....	姚代亮 (265)
花的草原.....	玛拉沁夫 (276)
《花的草原》分析.....	吴重阳 (296)
班主任.....	刘心武 (304)
《班主任》分析.....	汪木兰 朱克诚 (328)

湘江一夜	周立波 (335)
《湘江一夜》分析.....	汪名凡 (356)
分秒值千金	康 濯 (364)
《分秒值千金》分析.....	汪名凡 (388)
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 (397)
《乔厂长上任记》分析.....	岳耀钦 (441)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 (451)
《陈奂生上城》分析.....	孔繁荣 (462)
乡场上	何士光 (468)
《乡场上》分析.....	邓必铨 (478)
游园惊梦	白先勇 (484)
《游园惊梦》分析.....	王晋民 (506)
发 嫂	唐 人 (515)
《发嫂》分析.....	许翼心 (530)
《宝葫芦的秘密》分析.....	陈道林 (537)
《人到中年》分析.....	卢启元 (546)
《蒲柳人家》分析.....	邓必铨 (557)
《保卫延安》分析.....	晏 政 (569)
《三里湾》分析.....	李旭初 杨建国 (586)
《红旗谱》分析.....	李琼仙 周作秋 (597)
《青春之歌》分析.....	陈其光 (613)
《创业史》(第一部)分析.....	王晋民 (626)
《红岩》分析.....	汪振尚 (641)
《李自成》分析.....	熊德彪 (653)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分析.....	卢启元 (672)

编 后

小 说

黎明的河边

峻 青

开 头

有一个时期，人们曾把我当成了英雄，说我在坚持昌潍平原的敌后斗争中打开了新的局面，表现得非常勇敢、顽强，还有什么组织才能等等；可是我清楚地知道：任何新的局面，都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够打开的。如果他没有群众的支持，那么他就什么都作不成。且不要说整个的坚持昌潍平原的敌后斗争，就拿我在接受了领导潍河东岸的斗争任务以后，夜间经过敌占区从永安到河东的这一段路上所遭遇到的情况来说，如果没有小陈的一家人，我即使不被敌人打死也早就被河水淹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所以，每到人们要我讲斗争事迹的时候，我第一个提起来的的就是小陈。哦！你们也许要问了：“小陈是谁呀？那总不会是他的名字吧！”是的，“小陈”不是他的名字，只是他的姓。至于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也不知道。这真是件遗憾的事情！可是，这没有关系，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样的无名英雄不是还很多吗？我们会因为不晓得他们的名字而忘记了他们吗？不会的，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是吧？

好，现在我就开始来讲叙这个故事。

那是1947年的秋天，向胶东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匪军，已经窜进了半岛的中心。昌潍平原沦为敌后，还乡团的匪徒们到处疯狂地倒算、杀人。我们的区县机关，都改编成武工队的形式，大家拿起枪来，就地坚持斗争。那时候，我在西海军分区工作，有一天晚上，大概是十点多钟吧，政治处张主任派人来叫我，到了他的屋里以后，我看见他站在黑洞洞的窗下，望着阴沉的天空出神。昏暗的灯光，照见了他的军帽下边的几丝白发，脸色显得异常阴沉。我的心里一动：大概是出了什么事吧？他看见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说：

“河东的情况你听说了没有？”

“没有，”我说。“什么情况？”

“第一武工队垮啦！”他的声音非常低沉。“马汉东和刘均都牺牲了！”

啊！这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惊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第一武工队是我们这里很有名的一支武工队，马汉东和刘均，也都是我多年的老战友，抗战时期，我们一起坚持过海莱边区的游击战争；到昌潍来以后，他们两人就一直坚持昌邑的南部，昌南的特务一提起马汉东和他的武工队来，都吓得直伸舌头。这次，侵犯胶东的敌人进入昌邑以后，河东地区就变成了敌人的据点和运输线，因此，组织上就把他们俩和第一武工队调到这个重要而艰苦的地区。他们坚持在烟潍公路两侧，打汽车，割电线，袭击还乡团匪徒，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运输线。可是，想不到他们竟然遭受了这么重大的损失，而且是这样的突然。

“叛徒，”张主任愤愤地说。“队伍不纯，出了叛徒，宿营地被敌人包围了，打了整整的一天……队伍垮了。……”张主任

的话突然停住了，大口的抽起烟来。他抽了一支又抽一支，一直沉默地抽了很久，望着窗外。最后，突然转回身来，提高了声音说：“老姚，组织上决定派你到河东去，接替老马，担任第一武工队长，老杨给你当助手，连夜出发，赶快去把队伍整顿起来，继续坚持斗争。你有什么意见？”说罢，一双深沉的眼睛，就紧紧地盯着我，显出了无限信任和希望的神情。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当前的情况异常清楚地摆在面前：河东地区一定要坚持，第一武工队一定要整顿恢复，斗争一定要继续。党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时候，把这样一个艰巨而又光荣的重担放在我的身上，是表示了多么大的信任啊！为了报答党对我的信任，为了给我的老战友报仇，为了拯救河东区正在遭受着敌人蹂躏的老百姓，前面就是刀山，是火海，我也决不退缩！

和张主任紧紧地握过手之后，我出来找着了老杨，立刻就向河东出发了。那时候，我们的机关住在昌邑的西部永安一带，到河东去，当中要经过一段匪军据点密集和还乡团统治严密地区，这一段地区大约有四十多里路，只能在夜间插过去，白天根本不能通行。因此，我们决定加紧赶奔，争取天亮以前，渡过淮河，只要到了河东岸，白天就可以活动了。可是这一段路，我和老杨都不太熟，天又阴得象水盆一样，乌沉沉地不见一颗星星，看样子大雨很快地就要来了。在平原上，大雨中走夜路，就是熟路也常常会迷失方向，如果当真迷失了方向，天明以前赶不到淮河东岸去，那就糟了。因此，我们决定找一个向导。司令部侦通队李队长说，交通班的同志们经常到河东去联络，这一段路他们很熟，可是现在他们都出发了，只剩下一个小鬼在屋里，于是，他就去把那个小鬼叫来了。

他长得很矮，看样子顶多也不过十八岁。圆的脸，大眼睛，下巴上有一道细长的疤痕，显然是子弹掠过时所留下的纪念。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是一个新兵了。一看见我们，他把

冲锋枪往胸前一立，很熟练的行了一个军礼，就站在一旁，似乎有点羞怯地打量着我和老杨。

“小陈，”李队长爱抚地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位是姚队长，这位是杨副队长。他们俩今夜要到河东去，带路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要负责把他们送到。”

“是！”小陈答应得又响亮又坚决。

看着他那矮小的背影，我不禁犹豫起来了，心想：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哩，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向导？

李队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哈哈地笑着说：

“放心吧，老姚，他是交通班的骨干呢，你可别看他小；至于路，那更不用担心，他的家就在淮河西岸，他爹他娘都是党员，他们一定能把你们送过河去。”

二

我们三人顺着田间的小路向东行进。

旷野里一片黑暗，天地溶合在一起，什么也看不见。辽阔的平原上，没有一星灯光。大地似乎是沉沉地入睡了。然而，雷却在西北方向隆隆的滚动着，好象被那密密层层浓云紧紧地围住挣扎不出来似地，声音沉闷而又迟钝。闪电，在辽远的西北天空里，在破棉絮似的黑云上，呼啦呼啦的燃烧着。闷热，热得旷野里柳树上的蝉，竟然在半夜里叫了起来，空气中有一股潮湿的泥土气味：大雨眼看就要来了。这天气，使我非常着急。因为临走的时候张主任曾一再地嘱咐说：三天内一定要把队伍整理好，因为敌人已经从大泽山那里抽回了一个师，要对昌潍后方进行“扫荡”，如果在“扫荡”以前不能把队伍整理好，那么“扫荡”开始以后，地区也就难以坚持了，群众就要遭受更大的摧残，至于牵掣敌人配合东线我军作战的目的，那就更谈不到了。因此，我

们必须在今天夜间渡过淮河去，无论如何，今天一定要过去！

风来了。

先是一阵轻飘飘的微风，从西北的海滩那边沙沙地掠过来，轻轻地翻起了夜行人的衣襟，戏弄着路上的枯叶。旷野里响着一片轻微的簌簌声。一会儿，风大了，路旁的高粱在乱地摇摆着，树上的枯枝吱吱喳喳的断落下来。一阵可怕的啸声，从远远的旷野上响了起来，阴云更低沉了。沉雷似乎已经冲出了乌云的重重包围，噼里啪啦象爆炸似地响着，从西北方向滚动过来。

暴风雨来了。

大雨象一片巨大的瀑布，从西北的海滨横扫着昌潍平原，遮天盖地的卷了过来。雷在低低的云层中间轰响着，震得人耳朵嗡嗡地响。闪电，时而用它那耀眼的蓝光，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照出了在暴风雨中狂乱地摇摆着的田禾，一条条金线似地鞭打着大地的雨点和那在大雨中吃力地迈动着脚步的人影。一刹那间，电光消失了，天地又合成了一体，一切又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没了。对面不见人影，四周听不到别的响声，只有震耳的雷声和大雨滂沱的噪音。……

糟糕！越是担心落雨，雨果然就来了。我们的全身都湿透了，衣服紧贴在身上，冷冰冰地，雨顺着脸往下流，和汗水混合在一起。在这样暴风雨的夜里，走路与其说是用眼找，还不如说用本能感觉到的。如果对地区没有象对自己家门口那样的熟悉，就根本别想继续前进。果然走了一会儿，我和老杨都迷失方向了。我说是要向南走，他说是向北走。而小陈却什么都不说，老是沉默地然而却异常坚定地在前面走着。偶尔回过头来招呼一声：

“喂！当心前面是小沟！”

“喂！右转弯，左面是据点。”

我心里想：幸亏有这样一个好向导，要不，那才糟了哩！每当闪电亮起的一刹那，我看见他那矮小的身形在大雨中吃力地走

着时，心里就不禁泛滥起一种怜惜和感动的情绪。唉！他还完全是个小孩子哩！

这时候，雨虽然仍旧在哗哗地下着，可是，我的心里已经不再焦躁了。反而觉得应该感谢这场大雨，要不，说不定会遭遇上敌人呢。

说起来可真凑巧，我们正在庆幸大风雨的夜里走路不会遭遇上敌人的时候，却偏偏就遭遇上了敌人。那是走到昌邑城以北不远的地方。转了一个弯，听到前面一阵哗啦哗啦的涉水声，还没来得及躲避，空中就亮起了一阵闪电，一道耀眼的蓝光，照见了前面的一群人影：大约有二三十个还乡团的匪徒，押着十多个村干部，迎面向我们走来。遭遇得竟然这样突然，当我们看清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我们面前了，相隔最多也不过十几步。这时候，他们也看见了我们，双方都惊愕地沉静了片刻，枪就响起来了。

我蹲在地上，黑影中向着匪徒们开了几枪，同时敌人的子弹也贴着我的耳朵飞过，紧接着就是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吆喝声，接着又有几个人慌慌张张地从我的身边窜过去，其中一个碰到我的身上摔了一个跟斗。我夹在人丛中，看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的人，我希望闪电快亮起来，而闪电却偏偏不亮。正在这时，一个人推了我一把，大声地喝道：

“妈的皮，停着干什么？村干部都跑啦！”

我向他开了一枪。立刻轰的一声，我的耳边也响了一枪。到这时候，我才发觉我冲到匪群中来了，于是，我端起快慢机凶狠地扫射起来。……

三

混乱停止了。

象一阵激烈而短促的暴风雨，情况发生得突然，结束得也干脆。然而这一来，却使我和老杨、小陈失去联系了。借着闪电的蓝光，我环视四周，不见一个人影，只有大雨在哗哗地倾泻着。

我带着懊恼的心情，照着临出发时我们相互约定好的联络暗号，绕地里拍着巴掌，寻找他们。一直找了大半天，才好不容易的一个一个地找到了他们。这真是万幸！于是，我们又继续向前走去。

这时候，风煞了，雨也住了。天依然是黑沉沉地，不见星星。雨后的蛤蟆，张开了大喉咙，咕咕呱呱地直叫，道沟里，庄稼地里，有流水的哗啦哗啦声。

走了一会，忽然走进了一片荒草洼，野草有齐腰深，悉悉索索地扫着我们的胸背，不知什么鸟儿，不时地扑噜一声从脚下飞起来，草梢上闪烁着萤火虫的绿光。……

小陈停住了，愕然地环顾四周呻吟着说：

“噢！这是什么地方？”

“是呀！”老杨说，“怎么走到草洼里来了？你是不是迷了方向？你说这是向哪面走？”

“我觉得是往正东。”小陈说，“可是向东不经过草洼呀！”

“不对，”老杨火辣辣地说，“这哪里是向东，依我看是向南。”

小陈默默地转了一个圈儿，愁苦地说：

“我现在也不知这是什么方向了。自从遭遇上敌人乱转了一会以后，我也模模糊糊的了。”

糟糕，真的迷失方向了。我心里顿时烦恼起来。老杨也在火辣辣地直咕噜：“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啊？”可是这不能怪小陈，在漆黑的平原上，不管你路怎样熟，发生了情况三转两转，什么人都都会转糊涂的。埋怨有什么用呢？

“别忙，”我说，“试试风向看。”

天偏偏作怪，竟然一点风也没有了。连草梢都不摆动一下。于是，我们又去找树，希望能从树身上摸出方位来。可是，四面都是荒草，哪里也找不到一棵树。有一点亮光也好，也许凭闪电的亮光能认清方位，可是什么亮光也没有，闪电早已熄灭了，雷也不响了。天地连在一起，无边无际的黑夜，象一面巨大的网，把我们罩在洼地里。我急得直抓胸膛，胸口里象塞满了一团乱草似的。又恨不能把身子一挺，探出云外，看一看北斗星的位置。

越是着急，就越是糊涂，又走了好一会，仍然走不出这一片沙沙响着的草地去。

“算了，别乱走啦，”我说，“要是方向不对，倒越走越远了。”

“不走咋办？”老杨烦躁地说。

“等等看吧，大概天快亮了。拂晓时看看我们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再作决定。也许还有希望，不要着急。”我安慰他，其实也是在安慰自己。因为我心里同样在着急。要知道：我们是在敌人的心脏里游泳啊！这游泳，全凭夜色的掩护，如果万一天亮之前游不出这片地区去，那么，天亮以后，我们就要全部暴露在敌人的眼前了。即使能够侥幸的在这草洼里隐蔽一个白天，可是又谁能够知道：在这一天里，河东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许敌人的扫荡已经开始了，而我们却被困在这一片草洼里，前进不能，后退不得。糟糕！可是，光着急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我们只得无可奈何的在草地上坐了下来。焦躁地等待着天明。

水在草底下潺潺地流着，身旁不时地有沙沙声响过，大概是水蛇在草间爬行。蛤蟆在我们的周围，咕呱呱呱地不住气的叫，叫得人心烦。老杨抓起了一把泥，恶狠狠地向着蛤蟆叫的地方摔了过去。……

小陈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一句话不说，好象在想什么心

思。突然，鼻子一抽一抽地，嚤泣起来了。我知道他很难过，我正要安慰他一下，老杨忽然气愤愤地问道：

“你哭什么？”

小陈没有回答，擤了一下鼻涕。

“事情都叫你弄坏了，还有脸哭呢。”老杨大声地说。这一说，小陈哭得更厉害了。

我用手触了一触老杨，劝他不要再说下去。因为这并不能完全埋怨小陈，如果不是遭遇敌人，决不会迷失了方向。再说，他才多大的一个孩子啊！如果没有战争，他也许还在父母的面前撒娇呢！老杨是个好同志，这道理他决不会不知道。可是，他直性子，脾气暴，遇到不顺意的事就好发火，发过之后，很快地也就撒气了。现在，他知道自己话过火一点，就往草上一躺说：

“算啦，小陈，别哭啦。睡一下吧，你也累了。”

小陈仍然不吭气，默默地望着天空。天空，仍然是乌沉沉地，不见一点星光。

一会儿，老杨就打起了呼隆呼隆的鼾睡声。可是我一点也睡不着，老是在心烦意乱的想。在过去，我曾经无数次的在敌占区里隐蔽过，也曾经常常被敌人困在一个地方坚持数天数夜。可是，我从来没象今天这样的焦虑和困惑。这决非因为我们当前处境的险恶，而是为了河东。啊！河东，我又想起了马汉东和刘均的死，武工队的溃散，还乡团的猖獗，大泽山敌人的回师扫荡……想着想着，脑子也就渐渐的模糊起来了。……

四

蒙蒙眈眈地刚刚睡着，小陈就推醒了我。

睁开眼睛，旷野里仍然是黑乌乌地，一声长长的嘹亮的鸡叫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啊！鸡叫了！我看看天，天仍然是阴沉

沉地罩满了乌云，可是，有一处地方，已经放出了淡淡的白光。

“队长，”小陈高兴地指着那放白光的地方说。“你看，那是正东。我们走的方向不错。”

“是的，”我点点头说，“那放亮的地方该是正东，可是这是什么地方？”

小陈摇摇头，因为四周还是黑沉沉的看不清楚。

这时候，蛤蟆的叫声停止了。翻天覆地的闹腾了一夜的旷野上，现在显得异常寂静。听得见微风掠过草地的沙沙声，听得见草底下流水的潺潺声，听得见远处的村庄里黄牛的沉闷的叫声和雄鸡的嘹亮的鸣声。在这些极细微的声音中，还听得到有一种特别巨大的呜呜声，这声音象是响在半天空里，又象是响在地层底下，叫人捉摸不定。

“这是什么响？”我问。

“好象是海啸。”老杨说。

“哪能？离海远着哩。”小陈说，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会，突然狂喜地喊道：“大河，队长，咱们是在河边上！”

“啊！真的吗？”我也高兴了。

“哪能这样凑巧，”老杨说。“别想好事了。”

“是，一定是，”小陈肯定地说。“我从小就在这大河岸上长大的，我能听出这种声音来，这是河里涨大水。你听，哇——哇——秋水下来就是这么响。”

这时候，大地渐渐地明亮起来了，夜幕的黑影在无声地消散着。周围的青草，人影也越来越清楚了，远处的高粱地、树木、村庄的轮廓也隐隐约约的看得见了。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是走到一个很大的草洼上来了。西面和北面都是村庄，南面是一片黑黝黝的果树林，东面，闪动着一条微微发光的灰白色的长带，象春天好天气的时候飘荡在平原上的气流，那巨大的响声，就从那里传来。

“姚队长！你看，潍河！啊！到底是潍河。”小陈兴奋地说。他转着头向南面望了一下，突然抓着我的胳膊，激动地喊道：“啊呀！姚队长，走到我的家门口上了。你看，南面那片果树林子，我的家就在那里。每次送干部，我们都打这儿走。有时就宿在我家的果树林子里。这儿是咱们秘密渡河的地方，有船藏在河岸上的沙柳丛里。啊！可好了，总算没有走错，没有走错！”说着，他那抓着我的胳膊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了。在黎明的亮光中，我看见他那有着孩子气的面孔，因激动而象火一样的红润起来了。我充分地理解到此刻泛滥在他内心的欢乐，我自己也抑止不住这意外喜悦的激动。老杨更是痛快，他用力地拍着小陈的肩膀，大声地说：

“好！好！小家伙，你真有本事，真有本事！”

“走吧！快走吧，河边上咱们有船，趁天还不太亮过河！”小陈说着，拉着我们就向河边上跑去。于是，我们跑出了草洼，在灰蒙蒙的旷野上，拼命地飞奔起来。我们跑得是那样快，那样的兴奋，一夜间的疲累、焦躁，现在都已忘得干干净净。

可是当我们气喘吁吁地奔到河边的时候，小陈突然惊叫起来：

“啊呀！糟了！”

原来专为黑夜摆渡我们的人的那只秘密的藏在沙柳丛里的小船，被暴涨的河水冲走了。河水比平时涨大了几倍，原来藏小船的地方，现在已变成了河心，滚滚的大水，东面漫到了二道堤，西面一直冲到了石湾店村西的果林下面，河面足有一里多宽。浪涛一个跟着一个，崩雪似地重叠起来，卷起了巨大的漩涡，狂怒地冲击着堤岸，发出了哇哇的响声。有时候，冲在堤上的浪涛被堤岸挡住了，又向后退回去，和后面新冲上来的浪涛碰在一起，忽隆一声，掀到半天空，然后又象瀑布似地崩泻下来。……